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中的文字異寫現象例說^{*}

陳松長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摘要

本文對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中的異寫現象進行了舉例性的分類討論，並進而對這種異寫現象產生的原因作了一些推論，文章認為，走馬樓西漢簡的文字書寫多少保留了秦簡文字的構形痕跡，直接或間接地傳承了西漢早期長沙馬王堆帛書抄寫年代的文字構形特點。

關鍵詞：走馬樓西漢簡、文字、異寫現象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categorized exampl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graphs on Changsha Zoumalou 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and further analyzes reasons for writing graphs in different form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writing on Changsha Zoumalou 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retains certain structures of graphs on Qin bamboo slips whil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herits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s of graphs on Changsha Mawangdui silk.

Key words: Zoumalou 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graphs, different forms of graphs

^{*} 本文為國家社科重大攻關項目《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的整理與研究》（批准號 17GZD181）的前期研究成果。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是西漢中期，即漢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前後長沙國第二代劉姓長沙王劉庸在位期間的官府文書¹，這批簡共有 2000 多枚，內容雖都是行政或司法文書，但並不是同一個書手所寫，故其書體風格多有差異，但不管其書體風格差異多大，其所書寫的字體大都是隸書（間有章草），這批簡上的隸書文字給我們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書寫自由隨意，同一個文字的異寫現象相當突出，這種文字的大量異寫使這批簡牘文字的形體變化多樣，而這也給西漢中期的異體字分析提供了眾多新的材料。

這裡，我們之所以不直稱其為異體字，是因為學界對異體字的認識多不統一，就是如裘錫圭先生所舉的 8 類狹義的異體字²，嚴格地說還都是所謂的「異構字」，即用不同的構形方式或用不同的構件構成的異體字，它也沒包括我們這裡所說的異寫字，這裡所說的異寫字，主要是指因書寫變異而造成的異體字³，因此，本文主要從文字學的角度，對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中文字異寫現象進行例舉性地考察和分析，以期初步梳理一下西漢中期文字異寫現象的種類，並在此基礎上，對其異寫的原因試作一些討論。

簡文中異寫字的現象很多，往往是同一個書手，所寫的同一個字，其筆畫或偏旁構件都可以隨意變化，但仔細查看，這種隨意性又往往是有其異寫演變的痕跡可尋的，如簡文中比較常見的「錢」字，就有多達 7-8 種形體，這些異寫的字，如果不在上下文的語義環境中，多有不認識的可能性，如  1014 和  1037，這兩個字單獨拿出來，一下子可真不敢認，但如果我們將這些形體各異的「錢」字排出來，則其異寫變化的線索還是很清楚的：



這 7 個「錢」字，有的還出自一條簡上，如 1037 簡中出現 3 次，但每次都不一樣，由此可見其字的書寫相當自由，但有趣的是，這個字左邊的「金」旁很少變化，右邊卻在不斷的變化中，這也許是此字的右邊在當時尚沒定型，故

¹ 長沙簡牘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組：《2003 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重大考古發現》，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第 6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²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 198-201 頁，商務印書館，1988 年。

³ 參見王麗娜《試談異體字的定義及類型》，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9 年第 1 期，第 40-42 頁。

書手可以隨意書之。仔細觀察，其未定型的主要表現反映在點畫的變異之中，如以第一個字形作為定型的形體來看其它 6 個字形，其筆畫的變異都有跡可尋，如第②個字與第①個的差別，主要是結尾的那一斜筆變成了點畫而已，而第③個字與第②個字的差異是上面的一點穿過了三橫畫，變成了一筆長斜畫。第④個字則上將上面的三橫省掉了一筆，變成了兩橫，第⑤個字則是三橫都不橫穿那一豎筆，變得與「片」字的構形相仿，第⑥個字則是將那一場斜筆斷成兩截，且中間錯位，並將下部簡化成了「下」字，第⑦個字則是在將那一長斜筆斷開錯位的同時，其收尾還向右橫拖來強化原來的勾筆，形成一種特殊的形體。

又如「臨湘」的「臨」字，在簡文中也是一個最常見的字，但其同形異構的現象也很嚴重，我們稍加檢索，就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形體：



我們且以比較標準的第一個字形來看其它 7 個字形的變異，其主要變化則表現在文字構件的簡省和簡化方面，如第②個字是用兩橫筆來替代了口這個構件，第③個字則是在第②個的基礎上省略簡省了一個「口」，第④個則是將第③個字的上面一橫改寫到了「口」的下面，第⑤個字則省掉了上面的一撇，且將「口」這個構件寫成了倒三角形，第⑥個字在第④形的基礎上，將「口」簡化為三點，帶有了章草的意味，第⑦字則將下面的三個「口」簡省為兩筆，已經是章草的寫法了。第⑧個字則更是有意的草化，其右下的三個「口」就用一筆取代了，這種草化，其實都是書寫者對文字隨意異寫所造成的。

這種文字異寫的現象在走馬樓西漢簡中可以說是比比皆是，我們從文字構形的原理來分析，這種文字異寫的現象，大都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隨意增減筆畫






筆畫的增減是最常見的異寫現象之一，有些筆畫的增減並不影響文字的形體辨認，如「券」字，作為正字中間應該是兩橫，作 1007，但簡文中或增筆

為三橫，如𠂇 1001 很多則省簡為一橫，如𠂇 1005 𠂇 1007，這種筆畫的增減可以說還沒有影響到對其「券」字形體的認知和判斷，尚不會有對文字理解的歧義，再如「所」字，其正體當是𠂇 1030，但簡文中好幾次出現其作𠂇 1021 𠂇 1023 和 𠂇 1030，值得注意的是，同是 1030 簡，一個寫為正體，一個則多加一筆，這一筆實際上沒有任何文字構形上的意義，僅僅是一種其裝飾作用的羨筆而已，故同樣無礙于對其字形的認知。但除了這種情況外，有些字的筆畫增減或可直接影響文字的釋讀，如「物」字右邊所從的「勿」，作為聲符本是很固定的，但簡文中卻在「勿」字的上面再加一撇，寫作𠂇 1004 𠂇 1004，這就很不好辨認，初一看還以為是什麼構件的省略呢，核之上下文，它顯然就是一個「物」字，這多加的一撇，也就是書手任性的羨筆而已。又如「溪」字，左邊「水」旁，右邊上從「手」，1080 簡中寫作𠂇，這是比較規範的寫法，但在 1003 簡中卻寫作𠂇，右邊「奚」字所從的「手」省了一筆，訛成了「乚」或「口」，如果單獨辨認，真不知是何字，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確定這就是「溪」字的隨意簡省筆畫所形成的異寫字。再如 1133 簡上「昭陵」的「昭」字，竟然寫作𠂇，左邊的「日」寫作「口」，合起來就完全不知是什麼字了，而衡之上下文可知，這只能是「昭」字，書手隨意的簡省筆畫，實際上造成了一個不識的訛字，故這類隨意增減筆畫的異寫字，是應該清理和剔除的對象之一。










二、筆畫誇張變形

文字的構形筆畫不論是哪種字體，都有一個度的制約，如果特別的誇張，那往往會造成新的異寫字，簡文中較有代表性的如「智」字，就因筆畫誇張變形而幾不可識，如在 1001 簡中寫作𠂇，在 1007 簡中寫作𠂇，均不敢直接認知，因其左上寫成了「夫」，右上寫作長捺的「戈」，下面則寫得像個「目」字，將三者組合起來一看，初似一個新的不認識的字，而此字給人最大的錯覺就是右上那一斜筆，拉得那麼誇張，完全將下面的所謂「目」字框于其內，給人以全新的感覺。其實，這就是「智」字的誇張異寫，其中左上省了「矢」字的一撇，右上將「于」字的豎筆誇張變形為一長斜筆，再將下面的「口」簡省為一筆，成而變形為這個比較特殊的形體，這種誇張變形，我們也可從其他異寫的字體中看到其漸變的痕跡，如 1079 簡中「智」寫作𠂇，這應該是基本保存原形的「智」，唯一的變形還只是右上部的「于」訛變成了「戈」，到 1003 簡中就寫作𠂇，其左上的「矢」省了一撇，而右上「戈」字的第二橫又毫

無道理地加了一小豎，把本要居中的「口」擠到一邊去了。再由此則誇張變形成 1007 簡中的「智」，這也就並不奇怪了。





再如「丞」字在簡文中很常見，其正體當是 1175 簡中的「丞」，字形作，但我們在其他簡中看到，「丞」的異寫字很多，或寫作 1170， 1129  1129 和 1126，其中 1126 簡中的「丞」字就是比較典型的筆畫誇張變形者，它有意地將中間那豎特別誇張地拉長，然後用短橫畫來取代「丞」字的其他筆畫，成而構成這個特別誇張變形的字，當然，這種誇張變形的構形方式並不是很普及的現象，但在走馬樓西漢簡的文字異寫現象中，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




三、構件簡省








文字構件的省略，是異寫的常見現象之一，它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構件的完全省略，如「受」字寫作 1228， 1001，這是在異寫的過程中，將兩手之間的文字構件「舟」給完全省略了。另一種是構件並沒有完全省掉，而是構件本身發生的異變，如「智」字寫作 1001，是將文字構件中的「口」簡省為一個短橫。又如「臨」字寫作 1129，將三口簡省草化的兩筆，「為」字寫作 1181，將上部的手簡省為一斜筆，「薑」字寫作 1037，將下面的「田」簡省為兩點，這都是草化簡省的常見現象，再如「若」寫作 1126，將草字頭簡省為短豎折橫的筆畫，這也是因草化而產生的構件簡省。此外，個別的構件簡省似乎並沒有多少理據，如 1077 簡中出現的「強是」二字，分別寫成了 ，如果不是前面出現過「強是」二字，那真不知道這是兩個什麼字，其中的「是」還勉強可以說是草化的結果，但「強」字右邊的異寫就基本不可解釋，感覺是一種沒寫完的狀況，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或許我們可稱其為是一種書寫過程中不經意留下的構件簡省。






四、構件同化、異化

除了文字構件的省略簡化之外，文字構件的同化現象也時有表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偏旁部首的「木」和「牛」這兩個構件基本不分，完全同化，也就是以「牛」為偏旁的字，大都寫作「木」，最典型的是簡文中有一組檢查傳舍狀況的簡，其中「牡牝瓦」的「牡牝」二字個出現了 14 次，其左邊的

「牛」旁基本上都寫成了「木」旁，作 1030  1036，與這批簡中 1030 簡上所寫的「枚」字形體完全相同，不止如此，簡文中的「物」字更有特別寫作從「木」者，其文字異寫成 1001。



文字構件既有同化現象，而更多有同一個構件的異化現象，如前面所例舉的「錢」、「臨」等字，都是同一構件異化的結果，再如「證」字，分別作 1003  1011  1080，一看就知其左右兩邊的構件都有異化，如左邊的「言」，1080 簡上的字就簡省了一橫，而右邊的「登」，則出現了不同的異寫，異化非常嚴重，不僅是上部「夨」分別訛成了「非」和「羽」的變體，而其下部的「皿」也是「豆」這個構件異化的結果，更有意思的是，同樣是訛成了「皿」，其形體也不相同，其中 1180 和 1011 兩個字的「皿」還基本保存了其中兩豎的構形特徵，而 1030 簡上的「皿」則完全異化，它將「皿」字構形中的兩短豎合併簡省為一短豎，然後上接「口」形，下加一長橫，其形體既與「皿」有異，又與「豆」這個構件發生了一些關係，這樣，同是一個「證」字的構件異化，也就產生了不同的異寫字形。






這種構件異化的現象的例子還很多，例如同一個「尉」字就寫作 1038， 1038， 1132，三個字的異形主要是也是對尉字左下的「示」這個構件的異化的結果，其中第一個將中間一豎上伸，寫成了一個「未」，第二個則將下面的左右兩筆連成一橫，訛成了一個「主」，第三個則省了中間的一豎，變成了三橫，這種構件的異化，平添了異寫字的各種不確定性。再如「案」字中的構件「女」就多被書寫者隨便地異化，分別作 1046  1046 和 1047，其中 1046 簡上的兩個「案」字都不同形，一個寫作一橫兩豎，一個則寫成一橫三豎，但不管是兩豎還是三豎，都與「女」這個構件相差很遠，只有 1047 簡上的這個構件才與其正體 1150 較為接近，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字構件的異化乃是異寫字的主要類型之一。

文字構件的異化還表現在以不同的構件來構形，如「都」字，簡 1259 就寫作，左邊的構件很清楚，是「者」，其所構成的文字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都」字，但簡文中好幾次寫作、 1004， 1005， 1076，將其左邊的構件「者」字寫成了類似于「耆」，其實「者」和「耆」的形體差別是很大的，而「都」不可能由「耆」和「邑」組合而成，故抄寫者是明顯地將「都」字「者」這個構件誤寫成了「耆」的形狀，故這種異寫字實際上已是所謂「異構字」範疇了。

長沙走馬樓西漢簡文字的異寫現象這麼豐富，這多少說明西漢早中期的文

字構形尚沒規範定型，尚處於一種相對自由隨意的時期，我們知道，秦漢之際是隸變的重要時期，當時的秦隸、古隸都處在不定型的演變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睡虎地秦簡中的「秦隸」和馬王堆帛書中的「篆隸」、「古隸」等都是當時文字異寫、異構最豐富的時期，特別是馬王堆帛書抄寫時代的下線在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 168 年），它與走馬樓西漢簡的書寫時代（西元前 128 至前 120 年）相隔不到 50 年，且都是長沙國首府臨湘的產物，其時的長沙國自漢初吳芮被封為長沙王以來，一直偏安于一隅，少有戰爭的破壞，故其文化的傳承是必然的事，這種文化的傳承自然包括文字書寫的定式和文字構形的特徵等各個方面，特別是其書手可能都出自長沙國本地，都是在長沙國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書手，那他們之間的文化傳承也是很自然的事，故這批簡文中的文字構形和異寫現象或多或少地保存這秦漢時期簡帛文字的一些痕跡和影子也就並不奇怪了。




例如，簡 1080 中有一個字寫作，最開始或釋為從「土」的「壻」字，但其左邊並不是從「土」，而是從「士」，右邊也不是從「冂」，而是從「聃」。另外，簡 1001 中還有一個左邊從「女」，右邊寫得比較潦草的字，或釋為「婿」，其實，其右邊也不是從「冂」，而是「聃」的異寫，是秦文字中「婿」的異寫字，應該隸定為從「女」從「聃」，也就是「婿」的秦文字遺存。《說文解字·士部》：「壻，夫也。從士，胥聲。」「婿，壻或從女。」⁴可知在許慎的時代仍認為「婿」是「壻」的或體，兩者是一個字。《睡虎地秦簡·魏戶律》⁵中出現了的兩個「贅婿」的「壻」都寫作從「士」從「聃」，與此形體完全相同，由此可知，簡文中的這個字也就是睡虎地秦簡中的「壻」字的直接傳承，故比較完整地保存了秦文字的一些構形特點。

除了秦簡文字的遺存之外，我們還發現這批簡文中的好些文字構形直接源自長沙馬王堆帛書中的古隸字體，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如「受」這個字，在 1001 簡中就出現了三次，分別寫作或，其上部的手完全豎了起來，這種寫法在其他秦漢簡牘中相當少見，唯獨在馬王堆帛書中可以找到與其非常相近的文字形體，如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的「受」字就有寫作的⁶，兩相比較，簡文中只是將「舟」這個構件省略了而已，其它的筆道和構形可以說完全相同，而以「受」為偏旁構件的「辭」字也均寫作 1001 或 1080，其構形

⁴ 許慎《說文解字·士部》第 8 頁，中華書局，1980 年。

⁵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 174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⁶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 154 頁，文物出版社，2001 年。

特點也與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的「辭」字構形基本相同，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一個「聲」字的構形也頗有代表性，這個字分別寫作 1078 和 1132，其構形的部件組合比較有意思，該字基本取自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中的「聲」字，在帛書中這個字寫作⁷，兩相比較，形體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該字的下部則將「耳」訛寫成了「邑」，從文字異寫的角度來看，這很可能是簡文的書手並不清楚「聲」字所從義符的意義，而只是形近而訛所造成。

這種直接取法長沙馬王堆帛書文字而又在構形上略有差異的異寫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批簡文的書寫者直接或間接地傳承了西漢早期馬王堆帛書抄寫時代的文字構形特點。這或許也說明，這批簡文的文字構形特徵和異寫現象並不是一蹴而就，自然形成的，而應該是秦漢之際簡帛文字構形和書寫特點的一種延伸和發展，而這也正好說明，西漢中期長沙國書手們所表現出來的異寫現象和構形特徵都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與秦漢之際的簡帛文字之間不僅時代接近，地域相同，說不定書手之間還有師承關係，故其在文字構形和書寫方面的保存和演繹著秦漢簡帛文字的特徵也就不足為奇了。

⁷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一輯，第99頁，中華書局，2014年。